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千佛山居小记

□白湖

两年前的夏天,我们一家搬到千佛山脚下的一栋老式红砖楼里,开始了一段新生活。老公上班,孩子上学,只有我每天坐在家写作,被笑话是坐在家里的“坐家”。也确实不敢以作家自居,叫“坐家”倒是名副其实。差不多每天上午8点,我准时打开电脑,有时浏览网页,有时码字,一上午的时间,都正襟危坐。眼睛累了,就抬头看一看窗外的白蜡树,夏日的风吹过,海藻一样的绿叶随风起伏,亮绿与暗绿光影迷人。

下午3点半以后,学康德风雨无阻出去散步,出门右拐,沿着千佛山路以北,去得最多的地方,自然就是千佛山。住在千佛山脚下,怎么能不去好好拜谒名山呢?我爱花,自然也爱看千佛山的花。千佛山东北隅,有一处杏树丛,初春时节,两棵两百年以上的古杏树,花开满树,盛大繁复,真是惊艳了时光!又有高大的流苏树,亭亭如盖,开满细细密密的白色流苏花,让人有流金岁月之感。盛夏时节,小径幽林,随处可见婷婷浓艳的蜀葵花,花色繁多,花蕊处有淡淡的绿,又美又雅,入目清凉。

如此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某一天忽然想,何不把寓居千佛山脚下的日子记录下来?于是便有了《千佛山居小记》,今天一小段,明天一大段,不知不觉,洋洋洒洒写了快10万字,虽然我是一个“坐家”,出版不易,但一两年下来,那些不经意间写下的文字,虽然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也无风雨也无晴”,也自有朴实动人之处。

寓居千佛山的日子,也是奋发读书的日子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我认识的人寥寥无几,但是读过的书却几乎可以与日子等长。如果说,我寓居千佛山脚下的日子,脚步所行十分有限,那我的目力所及却一去千万里,辽阔无边。在大多数一个人“坐家”、一个人爬山、一个人看花看书的日子,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去体会孤单或孤独,更多的时候,是有限的自由无限的忙碌,是一个成年人的奋力生活。

忘了说,我租住在千佛山脚下,主要是为了陪读,和我一样租房陪读的家长还有许多,他们大多数要通勤上班比我忙碌得多。周末的时候,老公孩子都放假了,我们寓居的老房子顿时热闹起来,家家户户,热腾腾地飘着饭菜香。

如果不用忧虑孩子的学习,那么,寓居千佛山的日子,也算得上是岁月静好了。但大卷之下,日子常常便如坐过山车,有时高兴,有时忧伤,有时激动,有时愤懑,有时甜蜜,有时懊恼。怎么说呢?就像大海里的浪花,一浪退去,一浪袭来,“一瞬间想通,心里轻松了,没多久,也是一瞬间,新的烦恼又涌入。”

我慢慢得出经验,欢喜的时候,去千佛山走走,会更加欢喜雀跃,郁闷的时候,也照旧去走走,大自然自有它的神奇,于无声静默处,于一树绿树,一丛丛鲜花,经由我的眼睛,到我的心灵,都得以净化与疗愈,继而心胸开阔,转身下山,又是一位无畏无惧的中年女汉子。常常被我家小孩感叹:“妈妈,你真是为母则强!”

自然也常常有怄包的时候,我们租住的老房子,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红砖楼,当

时租它的时候,老公并不满意,明明可以租住新楼,或更便宜的房子,我却一眼看中这套,书桌正对着窗外,一抬头就是满眼的夏日新绿,为着眼前的这一方如画绿意,我坚持租下老楼里的这套房。冬日寒冷自不必说,夏日的蚊虫也实在触目惊心。晚上对着电脑,忽然听得嗡嗡声,一抬头,吸顶灯上大的小的黑色虫子嗡嗡乱飞,让人心脏骤然乱跳。

另一件让人害怕的事,是楼下的原住户,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,心脏都不大好,搬来第一天,房东就一再叮嘱,千万小心,不要动静太大,以免惊扰两位老人家脆弱的心脏。为此,每日拖地,我都小心谨慎,就连打蚊子也蹑手蹑脚。去年冬天,滴水成冰,到底还是发生了一次老旧水管冻裂的惊人意外,我刚好带孩子去了山东书城,水渗到楼下,滴答滴答,将两位老人家晾在厨房的大白菜全部泡毁,一时间,电话不断,敲门声不断,理论不断,真有鸡飞狗跳的慌张与惶恐。

最哭笑不得的是,我怕狗。有位邻居,家里养了一条硕大的金毛犬,一到夏日傍晚,长得像豆芽菜一样的邻居小孩牵着一大狗,在楼下溜达,也是一景。每次我穿着裙子,露着胳膊和脚丫,从那条威风凛凛龇牙咧嘴的大金毛犬边经过,都心惊胆战,如此,也过了两年。

等到树上缀满金黄的杏,天气便一日比一日炎热,可以吃冰激凌、冰西瓜了,可以去买漂亮的裙子了,但是,我家小孩总是焦躁地说:“哎呀,妈妈,我哪有时间?”也是,千佛山一年四季的好景色,我日日去看,也有一些恋爱中的男生女生去看,更多的是老人们走走停停,锻炼身体,至于十几岁的孩子们,每天打仗一样忙碌,哪有时间去看风景?

我们住的楼外,一家挨着一家,开着拉面馆、羊汤馆、烧鹅、白斩鸡、把子肉、生鲜超市、奶茶店、服装店、舞蹈唱歌围棋游戏店,唯独没有书店,我不得不在网上买了一堆又一堆的书,想起日后搬家,也是头疼。那日忽然异想天开,要不去附近小市集把这些九成新的书卖掉一部分吧,于我是断舍离,减少搬家的重量,于这几百本书籍是又一次被阅读,但环顾四周,都是匆忙的脚步,谁又愿意像我一样闲闲读书?

想起最近爆火的李娟的《我的阿勒泰》,李娟说:“我们都向往广阔的世界,我们都栖身小小的角落。”但就算是小小的一隅,也要竭尽所能,让我们所处的生活,辽阔、诗意、美丽。李娟有她的阿勒泰,我们呢?我们生命里的阿勒泰又在哪里?

6月是毕业季,空气中满是热烈、紧张、期待的气息,我去千佛山,常常会忍不住祈祷,请庇佑这些孩子们!他们每一天起得比百灵鸟还早,睡得比猫头鹰还晚,他们做过的试卷堆起来比千佛山的台阶还高!请庇佑他们顺顺利利毕业!请庇佑他们考入理想的学校!请庇佑他们前途坦荡!

明年的这个时候,我家小孩也要毕业了,陪读的三年时光,既漫长又短暂,是十万字也写不出来的人生十字路口,各种声音喧嚣尘上,“那就用等待树木重新发芽的耐心,祝福所有的踌躇和悬而未决吧!”

(本文为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,自由撰稿人)

倒计时台历

□王优

太阳早早爬上来。起床的铃声在校园里回荡,非毕业班的师生已经离校。偌大的足球场里,淡淡的晨雾在温柔的初日里飘移,仿佛笼着轻纱的梦。沥青跑道空寂着,绿茵场空寂着。树下的石阶上,再不见晨读的身影,仅几只鸟雀颠着小爪子,跃跃然,啄来啄去,又新奇又欢快。校园里空荡荡,橘猫伏在花钵旁,微眯着眼,一副沉思的样子。走过去,轻唤几声,它抬眼瞥一下,不是旧识,便掉过头去,盯着早金莲继续发呆。

毕业班的文科生去了新考点。理科班的集中于平房区,教学楼就底楼两个班的毕业生。往日里沸腾的大楼一下子静下来,沉默于绿树巨大的浓荫里,若奔腾的河水突然止步,拍岸惊涛瞬间凝固。

6:50,读书声响起来,陈老师站在门口看过来,郑校踩着晨光走过来。

书声如沸。读写,勾画。没有人抬头,没有人歇口。阳光照过来。窗根上,蜘蛛网千丝万缕,每一缕都金光闪闪。一夜未眠的蜘蛛,不知此刻坐在哪一处小憩。

站在讲台上,朗朗书声,潮水一般起伏。课桌左上角的百日倒计时台历,已然翻至印着数字“2”的页面。今日是奋战的第99天,还有两天,就将践行诺言,再过两天,许多学生命运的走向,便逐渐大致明晰。当然,未来蕴含着无限种可能,仅凭一考还不能定终生。“2”下印了两行字:坐以待毙的人相信命运,心中有光的人相信自己。相信自己,所以风雨兼程;相信命运,所以忐忑也坦然。每个人能做的,不过尽自己所能,去探寻遭遇属于自己的不可捉摸的命运。

在教室里来回走,鲜有学生问问题,便也提了书来读。读《秋江送别》和《送柴侍御》。谁谓波澜才一

水,已觉山川是两乡。读几句,这些字总是不往心里去,便不再读。最后的晨课,不管怎么着,心里都是有点波澜的。

诵读,抄写。每个人都专心致志,每个人都分秒必争,没有人东张西望,没有人无精打采。靠窗的男生严,用黑色胶带压住额前的发,端坐着,朗朗地读。哇哇地读,声音响亮,神情专注。过道边的亮,耸着两肩,抖着一腿,这个微胖而羞涩的男生,声音的频率和腿抖动的频率基本保持一致。小巧玲珑的勤边读边写;沉稳端庄的蔓一边读,一边用不同颜色把作文句子标示出来。看过一段视频,高考前夕,记者对衡中学生晨读的暗访。镜头中,每个人都全神贯注,整个晨课,沉浸于阅读中的学生,几乎保持了相同的姿势,书声如蜂朝王,嘤嘤嗡嗡,不绝于耳。当时有些震撼,而眼前的情形,一点儿都不逊于那样的场面。

早餐时,见食堂前楼梯口立了一块广告牌,密密麻麻写满了字。有学生提着早点匆匆而过,有学生绕来绕去,指点评说。致敬青春,怀念过往,庆幸与感恩,期待与祝福,文字和画面既矫情又煽情。本来沉抑着的毕业气息忽被搅动了,如沼泽里沤着的青草秸秆,汩汩地冒着气泡。

越过各式签名留言,看到这样一段话:毕业,是一个沉重的动词;毕业,是一个让人一生难忘的名词;毕业,是感动时流泪的形容词;毕业,是当我们以后孤寂时候,带着微笑和遗憾去回想时的副词;毕业,是我们夜半梦醒,触碰不到而无限感伤的虚词。若干年后,假如我们还能够想起那段时光,也许这不属于难忘,也不属于永远,而仅仅是一段记录了成长经历的回忆。

(本文为作者为高中教师)

高考与欧洲杯

□霍寿喜

今年有两件大事牵系我心:侄儿平平的高考,在德国举行的欧洲杯足球赛。

高考前夕,平平来我家请教高考作文注意事项,正好电视在播出英格兰队参加欧洲杯热身赛的大名单,没等我评论,旁边的平平先叫了起来:“前几天,我们吴老师也公布了本班有望冲击名牌大学的名单。”我笑着问:“你小子想用高考来叫板欧洲杯?”平平努努嘴:“高考本来就欧洲杯有点类似嘛,都是没有硝烟的战争。”比喻倒是挺恰当的,我也较真起来:“参加欧洲杯决赛的球队可都经历了四年精心的准备。”平平张口就答:“参加高考的学生,都经历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,整整十二年啊!”

我语速加快:“参加欧洲杯的球队,除东道主外都要经历预选赛或附加赛的角逐,不容易啊!”平平语速也不慢:“我们高考,也要进行校内、全市甚至全省的‘模拟考’。”我说参加欧洲杯的球队有的是“种子球队”,平平说他们班也有“种子选手”。我强调欧洲杯看台有球迷狂热的呐喊,侄儿则陈述考场外有父母焦急地等待,他还歪着头问我:“哪一个更感人?”

为了“击败”侄儿,我得有耐心:“欧洲杯的每场比赛都至关重要,常常一场比赛的结果,甚至一个进球是

否有效,都会直接决定一支或几支球队的命运。”平平想了十几秒,不紧不慢地说:“高考时的每门课都非常有分量,常常一门课是否正常发挥,甚至一道题目是否做对,都会直接影响自己和成百上千名考生的结局。”我又说:“欧洲杯赛的奖金是很可观的,国家队杀入欧洲杯赛如取得好成绩,每名球员就可能多拿几十万欧元的奖金。”平平调皮地说:“老爸对我的高考奖励也很可观:如果考上一本大学,就让我去杭州玩;如果考上名牌大学,则让我去北京玩。”

我正想着平平的老爸(也就是我的小弟)是否有点小气,平平又追问一句:“假如我高考成绩进入全市前十名,二伯您该给我什么奖励?”我挥了挥手:“不可能的事就不要说。”侄儿的成绩在班级都排不进前十名,怎么可能进入“全市前十”?平平嬉笑着说:“我说的是万一。欧洲杯上也有冷门呀,欧洲三流球队希腊队也曾在2004年夺得过冠军哩!”见侄儿“变客为主”,我也变得特别大方:“小子,你若像希腊队那样爆冷,高考进入‘全市前十’,我就拿出这几年的全部稿费,带你出国,看几场真正的欧洲杯比赛!”

平平眼睛一亮,激动鼓掌——这小子其实也是个球迷。

(本文为作者为气象工程师)